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四卷

酒戒 鄧翁，失其名，賣漿邯鄲市上。一日薄暮，有蓬頭奴持葫蘆向翁取酒。

翁凝視之。曰：「近托芳鄰，汝不識耶？」翁置不問。月餘，更不復來。後遇之盧生祠下，強邀入肆，道其契闊，並取甕頭梨花春酌之。蓬頭奴急起捉臂笑曰：「君勿再誤我。實相告：予純陽子座下柳仙也。曩隨主人岳陽時，見其三度醉，喉間輒作癢。主人吝，不予涓滴，是以日就酤，一消渴吻，會主人赴芙蓉城洗花宴，命予守藥爐。苦岑寂，傾葫蘆中宿釀而飲，大醉，酣臥爐側。主人歸，責予失守。予以醉辭，主人怒。予曰：『東翁日在醉鄉，何獨下酒禁於僕？』主人曰：『予飲者，酒也；汝所飲者，非酒，禍水耳！』予曰：『有以異乎？』主人曰：『予之酒，取粟顏子負郭之田，去秕梁鴻賃舂之白，量以才斗，盛以智囊，貯曹氏書倉者累月，而後浸以廉泉讓水，入范家淨釜，遠三昧火蒸之，良藥為曲，直木為槽。俟其成也，酌以堯之鐘，孔之觚，仲氏子之榼。故清可為聖，濁可為賢。爾之酒，不過盜跖樹粟，貪夫酌泉，王孫煬灶，癡兒滌器。誤飲之，則廉者貪，謹者狂，墮井者喪身，罵座者賈禍，爐畔疑奸，甕頭認賊，其小節也？爾不此之戒，猶借主人為口實哉！』因大悔悟。主人曰：『濁根不拔，後恐萌故態。』掣劍割予腸胃，掬水滌盡，仍納之，亦無所苦。復以所釀金盤露賜予跪飲，大醉者七日。嗣後過酒肆家，見盈缸累甕者，觸鼻不知為何物，是以不復來。」翁大驚，伏地而拜曰：「君主人既有釀酒方，何不一見賜？」柳仙出錦囊予之，長笑而去。拆視之，大書一「水」字。起視肆中酒，盡化為水。翁由是棄賣漿業，投盧生祠，為香火道人焉。

鐸曰：「捉月傷生，流涎失品，死便埋我，作達者亦何益哉？安得取金留犁、玉蟾蜍，盡以西江水滌之。此次公醒狂論一則，酒家南董，從此塞甕覆甕可也。」

桓溫在座，日給二升；景伯登筵，禮嚴三爵。人非麴友，路入糟邱。喜則薌澤迷心，淳於髡合樽錯坐，怒則車輪括頸，高季式恃勢留賓。酣態凌人，醉鄉狎色。定當渴老荒於池畔，縛以投池；桎畢卓於甕邊，請其入甕。

受業許元凱附識

色戒

袁浦士人某，好漁色。妻美而賢，諫之，輒反目。庚午赴試北闈，下第歸，路過弓家城。一婦人折花門外，睨之，絕豔。某故作墮策，下騎徐拾之，曰：「菜陽生墜鞭矣，何汧國夫人不邀入院耶？」婦似不聞，執花牽帷而入。某大失望，怏怏振策去。

夜止旅店，輾轉不能寐。甫就枕，見一客高冠長劍，衣杏黃衫，岸然而來。某起延坐，並叩姓氏。曰：「僕黃衫客也。自霍家兒埋玉後，與虬髯崑崙輩遁跡海上。今復技癢，一履塵世。」某驚喜，述所見，私與商榷。客曰：「得非城南第五家，門外銀杏一株，上買翠藤作紫花者耶？」某曰：「然。」客曰：「此良家婦，婿亦冠冠，門第與足下等，非章台路旁柳，任人攀折者。」某固求方略。客曰：「姑狗所請。但僕有唐突處，幸勿罪。」竟去。

亡何，客引一婦來。燭之，鬢鬆釵墜，轉益妖媚，喜極。欲與狎抱，而礙客在座。客似察其童，曰：「僕亦偕一麗人來，與眼前人相伯仲。君請俛紅，僕亦倚翠，兩不妨也。」某業已滿願，不復問麗人為誰。請客別榻東軒，自乃捧豔登牀，備極穢褻。事訖，潛往東軒伏窗隙窺之。見一麗人，與客並枕臥。繼聞私語曰：「我家男子太憨跳，日漁脂獵粉，拋人閒處住。今得侍君寢，願從此矢白頭。」客引手替枕，笑曰：「卿言大有見。但一頂綠頭巾，送而夫戴卻矣！奈何？」麗人曰：「渠自有孽報，何足惜？」審之，酷類其妻。某人憤，排闥直入，曰：「何物狂奴，玷人清白？」拔牀頭劍欲斲之。麗人忽遁去。客起迎，笑曰：「爾亦知玷人清白耶？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。汝牀頭人在，亦當為乃夫留一餘地也！」某語塞，撫劍作怒目狀。忽有儒冠者倉皇入內室，捉其婦，徒跣而出，旋入東軒，搜得某，奪劍欲殺。客代為緩頰，而三尺霜鋒，凜然在頸矣。

某駭極，狂呼而醒。因歎曰：「淫人妻者，妻亦得淫人報。況奸與殺近，可長以身試乎？」歸家後，與妻頗敦琴瑟。倡樓伎館中，亦杳無某生跡矣。

鐸曰：「客館宣淫，深閨揖盜。現在盤珠，不勞頭上翁覆算也。戒之！戒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牆茨難掃，即以此言，作千金蔽帶也可。」

公孫穆後房領袖，韓熙載內院乞兒，雖屬風狂，不離閨闈。若乃越此疆而侵彼界，必至愛野鷺而失家雞。天道好還，人言可畏。須知此日宣淫榻上，即是插標賣婦之媒，豈待他年誨盜閨中，始悟反火焚身之漸！

受業許元凱附識

財戒

山西潞安府城隍廟，寓一奇客，自稱五嶽子。審其音，類燕趙間人，日顛倒四時花木以為戲。

一日，里中好事者環請作劇。客曰：「諾。」袖中出青錢一枚，側插庭際，駢兩指作書符狀。須臾，錢大如車輪，群異之。客曰：「適成連子遲予海上，當暫去，明晨復來。」臨行，指錢笑曰：「此物有福則享，無福則殃，爾等勿輕覷也。」遂去。眾亦漸散。

有無賴於某，徘徊至夜，摩挲良久，潛從錢孔中窺之，見其內瓊樓翠閣，繡檻文窗，琉璃屏、珊瑚榻，珠玉寶玩，無不具備。俄有數美人衣五銖衣，曳輕縠裙，明璫玉佩，翩然而來。手各攜樂器一具，不似世所傳箏琶笛板者。亡何，一美人曰：「《紫雲回樂府》自阿環盜去，久不復奏矣！盍理之。」眾曰：「諾。」於是展氍毹席地而奏。奏畢，曰：「阿蠻嬌態，獨步一時，請更作折腰舞可乎？」一美人癡立，似未允者。眾笑曰：「癡婢子被白家郎馳驟，腰圍粗卻矣！」美人面發赭，勉強振袖而舞。庭前桃瓣簌簌，如紅雨墮。某在錢孔中，初擾探首入，後漸入佳境，不覺移身逼近腰際。忽聞堂上嗔喝聲曰：「何宋齷齪奴，窺人閨闈！」哄然盡散。而重樓疊閣，無一存者。某覺錢孔漸小，四面束住腰下，欲進不能，欲退不可。而束處痛極難忍，狂聲呼救。里中群起環視，無計可出。

天曉，客復來，嗔曰：「寒乞兒，汝一介窮骨，妄覬宮室之美、妻妾之奉，以至鑽穿錢孔，動輒得咎，孽由自作，不可活矣！」眾代為哀免。客曰：「天地間，禮義廉恥，酒色財氣，如武侯八陣圖，廉為生門，財為死門。渠已從死門而入，尚望從生門而出耶？」某聞言大哭。客笑曰：「汝有悔悟心，或可救拔。」因取巨筆蘸墨，塗錢孔而出之。錢頓小如故，仍納諸袖中。謂某曰：「暫爾筆下超生，後此勿為一錢不惜命也。」某叩謝隨眾而去。至今廟祝，猶有能言其事者。

鐸曰：「高士買山，才人諛墓，即廉如劉寵，猶必選大錢納之，矧癖同和嶠者耶？然考九府圖法，外圓象天，內方象地，則鑽穿錢孔，何異埋頭地獄？泉可溺身，刀能殺命。以是取譬，猶以為遠。」

銀取諸良，良則不流，錢授以戈，戈則近殺。廉士守象形之戒，貪夫幸噬內之占。豈知鄧氏銅山，塵埋餓鬼；石家金穀，血染遊魂。作牛馬於半生，擲家園於一笑。鑿嶄巖山三金穴，何為其然？弔狼臙市百萬錢奴，而今安在？

受業許元凱附識

氣戒

虞山迂叟莊某，年六十餘，始舉一雄。甫週歲，繼室耿氏愛若拱璧。偶鄰女招赴白衣會，捉其子付莊抱之，再四諄囑，登輿而去。

莊抱兒竟入書室，讀《秦漢紀略》。至始皇焚書處，輒拍案而怒曰：「拙哉祖龍！爾欲盡愚黔首，瑯琊記德碑教誰識也？」兒驚，大哭，莊置不聞。繼續至博浪沙錘擊處，又拍案怒曰：「惜哉！天不絕秦，副車僅中。否則鮑魚遺臭，何俟三十六年後哉？」

兒又大哭，莊仍讀如故，至沛公入關，鴻門擲斗，勃然大怒，拍案起立曰：「此時縱卻，後將奈何？不識亞父計，老重瞳當挾去矣。」兒哭不可止。後更讀至烹翁鼎上，分我杯羹，莊益怒氣填胸，翻案而起曰：「父子如此，君臣可知！走狗之烹，夫何怪哉！夫何怪哉！」怒未息，視懷中兒面青氣塞，不復作啼聲矣。

婦適歸，見之，驚欲死。莊猶摩拳擦掌，怒目視書曰：「斷蛇劍何在？吾當取赤帝子斬卻也。」婦唾之，急抱兒眠榻上。延醫治之，不救。婦痛兒之死，搜括架上書，盡投爨下。莊怒。自此與婦別室居，而迂叟子嗣遂絕。

鐸曰：「逞一時之忿，斬百世之祧，氣顧可妄動哉？然英雄按劍，叱吒風雲；名士揮毫，動搖五嶽。勿以迂叟為鑒，而竟作無氣男子也。」

剛則多凶，忍乃有濟。是處以圯上傳納履之士，橋邊有鑽褲之夫。若積腐成迂，借狂作達，大則瀾衡撾鼓，殺身鸚鵡洲邊；小則穎士裂麻，被放《櫻桃賦》裡。因知不驚不怒，須學大勇者之休休，無或若病若顛，竟作小丈夫之悻悻。

受業許元凱附識

俠妓教忠

方芷，秦淮女校書。有慧眼，能識英雄，名出頓文、沙嫩上，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。阿香卻田仰聘，屈意侯公子，一日，方芷過其室，曰：「妹侍候郎，得所托矣！但名士止傾倒一時。妾欲得一忠義士，與共千秋。」阿香哂之。

貴築楊文驄耳其名，命駕過訪。方芷浼其畫梅。楊縱筆掃圈，頃刻盈幅。方芷大喜，竟與訂終身約。時文驄黨馬、阮，為戟門狎客，士林所不齒，聞方芷許事之，大惋惜，即阿香亦竊笑。定情之夕，方芷正色而前曰：「君知妾委身之意乎？」楊曰：「不知。」方芷曰：「妾前見君畫梅，花瓣盡作娥媚態，而老幹橫枝，時露勁骨。知君脂韋隨俗，而骨氣尚存。妾欲佐君大節，以全末路，故奩中帶異寶而來，他日好相贈也。」楊漫應之。

無何，國難作，馬、阮盡駢首，侯生攜李香遠竄。戎馬荊棘，萬家震恐。

方芷出一鑲金箱，從容而進曰：「妾曩日許君異寶，今可及時而試矣！」楊發之，中貯草繩數圍，約二丈許，旁有物瑩瑩然，則半尺長小匕首也。楊愕然，遲回意未決。方芷厲聲曰：「男兒留芳貽臭，所爭止此一刻。奈何草間偷活，遺兒女子笑哉！」楊亦慷慨而起，引繩欲自縊。方芷曰：「止！止！罪臣何得有冠帶？」

急去之。楊乃幅巾素服，自繫於窗櫺間。方芷視其氣絕，鼓掌而笑曰：「平生志願，今果酬矣！」引匕首刺喉而死。後學香聞其事，歎曰：「方姊，兒女而英雄者也。作事不可測，乃如是耶！」乞侯生為作傳，未果。而稗官野乘，亦無有紀其事者。

鐸曰：「兒女一言，英雄千古。誰謂青樓中無定識哉？詠殘棋一著之詩，吾為柳靡蕪惜矣！」

難伶盡孝

梨園樂部，吳門為最盛，有尹蘭者，年十二，貌若處子。父儒流，早喪。母守節，忽患咯血症，家赤貧，不能供藥餌。蘭籌度無計，竟投華佗部作梨園弟子。錦帕蒙頭，縮鉤學步，嬌喉妙態，冠出一時，得金錢，盡作藥裏費。

餘則市珍肴佳果，奉母朝夕歡，曉起問安再四，始詣歌場晚歸取腰鼓檀板，向牀頭唱臨川曲子。母安枕，乃潛就腳後臥。小有不樂，鋪氈列几，結束登場，演《小青題曲》諸雜劇，母歡笑乃止。

富貴家設華筵招之去，燭未見跋，托辭遁去。或鑰其戶以窘之，則涕泣求歸，問之。曰：「恐老母倚闥望耳。」由是盡憐其孝，至晚亦不固留。贈以金，受而不謝，贈以簪珥，必再拜而後受之。人訝其故。曰：「贈金者，知我貧，贈簪珥者，知我有老母也。」

如是者七載，母血症驟發而死。蘭哀毀幾不欲生，奉其柩與父合葬訖，取舊日所置翠翹插鳳，與一切繡帕花鞋之屬，盡投諸火。長跽市誓之墓曰：「後有習此故態者，願殛死。」人笑曰：「爾既以此享豔名，獵纏頭矣，何始作而終悔之耶？」蘭潸然淚下曰：「君非知我心者。某雖不肖，育自清門，豈屑以詩書後裔，習此末技？始作者，因養母，終悔者，恐玷父也。」

戶部楊公高其孝，招之京都，教以舉子業。格於例，不得應考，薦為某司馬作書記。偶赴戲筵，歸而大慟曰：「舊日生涯，宛然在目。茫茫泉路，欲待何從？場上之墜鞭詞譜，所之皆《蓼莪》餘音也！」吁悒者累日。自此請觀樂者，詭辭之，竟不復赴矣。

鐸曰：「古來畸人傑士，一時辱身降志，有不必求諒於天下者。嗟，嗟！誰無父母，而顧使傳孝子者，僅一尹蘭也！或曰：「伊蘭之孝，惟為優伶故傳。『是固然。然何以學士大夫不為優伶者，又無可傳也？』

丐婦殉節

青州丐婦小苗兒，畫微黑，眉目有姿致，隨夫王五丐於淮。王懶而暴，日臥黃公祠，命妻出丐，歸而乞者少，剛杖之，曰：「爾從何處嬉，所獲乃止此耶？」歸而乞者多，則又杖之，曰：「爾與誰有私，賺來阿堵物？苟敗露，而翁不爾宥也。」小有迂犯，王坐階級上，曳令下跪，自批其頰。婦不與較，飲泣順受之。

一日，土豪某，使僕招其婦。婦慮見疑，偕夫同往。某命唱《打棗兒》曲。唱畢，某與僕耳語久之，引王出外廂，賞以酒。私謂婦曰：「以爾具此姿色，何患無良匹？乃至為乞人婦，且聞其朝凌暮辱，夫婦之情絕矣！汝盍早自計。」婦輒然曰：「丐婦知有夫耳！豈知其朝凌暮辱哉？且婦人從一而終，又何計之有？」某笑曰：「汝不自計，吾已為若計之。」引婦出外廂，夫已短帶結喉而死。婦知石卵不敵，佯曰：「簿幸奴，我隨汝十數年，有何享受，動輒加赤棒。今若此，是天報也！」某大喜。婦曰：「殺之固善，然犬馬斃，亦當埋帷蓋。苟假尺土而掩之，實君之盛德。」某信之，命僕監守其婦，出詣曠野，相度隙地。婦乘間謂僕曰：「爾知我心願否？」僕曰：「不知。」婦曰：「我乞人妻耳，驟作富家婦，飲食起居，都不慣。但得如爾者事之，則我願足矣！」僕喜，繼而曰：「奈主人何？」婦曰：「是不難。急首於官，則主人必繫縲繼中。爾與我席捲而遁，向他鄉作一小貿易，差勝低頭簷下也！」僕大稱善，急啟後戶去。

某歸，失其僕。詰之婦，婦曰：「不見汝來，想渠蹤跡去矣。」某擁婦求歡。婦曰：「是亦大可笑。幾見未寒肉在側，即欲強眠人婦者？」某固逼之。婦正色曰：「以彼遇我虐，故強顏事君子。若相逼，是以暴易暴，相去幾何？」正撐拒間，忽見僕引持索者數輩，洶洶而入，繫某竟去，婦亦隨至衙署。稟驗之，一鞠而服。某論死，僕以同謀首告，減一等，並繫諸獄；命以尺地掩王五屍。掩畢，丐婦持刀而前。環視者爭勸之，且曰：「渠當日荼毒若此，今以德報怨，亦已過矣！何必爾？」婦歎曰：「君臣夫婦，其義一也。丐婦之死，俾天下知盡婦道者，不得以夫為藉甚，亦以愧夫視臣草芥，而敢視君如寇仇者。」言訖，自刎死。

鐸曰：「烈士捐軀，盡其在我。此柱厲叔之所以死報莒敖公也。眾人國士之論，彼豫讓直不曉事漢耳！」

營卒守義

海寧莊太史家，有婢名寵奴，病赤鬚，面黑而麻，裙底蓮船約尺二。營卒陸某聘為室，家貧，尚未娶也。會富家某，謀劫貧戶妻，陸仗義援之。某怒，賄諸城守，黜其名。陸自此益困。

吳六尚未貴時，乞食孝廉查伊璜家，陸曾識之。聞其授副將，往投麾下。吳公性好客，座上多奇士。有客號海鷗子，擅神術，使陸專事之。一日，海鷗子視陸而笑曰：「汝雖不及馬周火色鸞肩，猶能如趙無恤雖賤必貴。然妻宮大奇，恐不能誕育，幸額角陰鷲紋入兩鬢作紅色，尚可借神力挽也。」出一黑丸授之，陸未深信，姑拜納焉。

後隨吳公平寇，得戰功，授裨將。復剿海賊，生擒首逆，獻俘闕下。報入，吳公掛總戎印，而陸以裨將授鎮守矣。陳情告假，星夜歸里，先謁莊太史，問以寵奴。莊笑曰：「貴人尚念舊耶？無論貴賤不敵，醜陋堪憎，即以年齒論之，今已六十齡老孀子矣！尚堪抱衾獨，稱新婦哉？」陸曰：「不然。昔賤今貴，僕命即彼命也，至面目可憎，僕初聘時，已詳悉之。若以衰齡暮齒，則蹉跎之罪，應歸於僕，又豈彼之咎乎？」莊肅然正色曰：「君誠義夫，愚所敬服。」因陸未治第，即日贅於莊太史家。

結褵之夕，褐巾平視，象服珠冠，儼然命婦。及卸裝就寢，數莖白髮，氈氈覆頂，自額及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陸敬禮之弗衰。

寵奴勸其置妾。陸曰：「吾即與爾偕老百年，亦不過三十餘年衾枕耳，忍令他人再分愚愛耶？」而寵奴終憂無嗣，因出海鷗子所贈黑丸，授而吞之。不旬月，信水復來。明年，誕一子，名恭壽。人謂守義之報云。

鐸曰：「無鹽入宮，孟光舉案，重婦德者，原不在貌也。然世無廷式，不曷妻者誰哉？武夫若此，袁家婿當愧死矣！」

桃夭村

太倉蔣生，弱冠能文。從賈人泛海，飄至一處，山列如屏，川澄若畫。四圍絕無城郭，有桃樹數萬株，環若郡治。時值仲春，香風飄拂，數萬株含苞吐蕊，彷彿錦圍繡幄，排列左右。蔣大喜，偕賈人馬姓者，傍花徐步而入。忽見小繡車數十隊，蜂擁而來。粗釵俊粉，嫵妍不一。中有一女子，凹面顰耳，齶唇歷齒，而珠圍翠裹，類富貴家女。抹巾障袖，強作媚態。生與馬皆失笑。末有一車，上坐韶齒女郎，荊釵壓鬢，布衣飾體，而一種天姿，玉蕊瓊英，未能方喻。生異之，與馬尾綴其後。輪軸喧闐，風馳電發，至一公署，紛紛下車而入。生殊不解，詢之土人。曰：「此名桃夭村。每當仲春男女婚嫁之時，官茲土者，先錄民間女子，以面目定其高下，再錄民間男子，試其文藝優劣，定為次序，然後合男女兩案，以甲配甲，以乙配乙，故女貌男才，相當相對。今日女科場，明日即男闈矣。先生倘無室，何不一隨喜？」生唯唯，與馬賃屋而居。因思車中女郎，其面貌當居第一；自念文才卓犖，亦豈作第二人想？倘得天緣有在，真不負四海求鳳之願。而馬亦注念女郎，欲趕闈就試。商諸生，生笑曰：「君素不諳此，何必插標賣錢賑博耶？」馬執意欲行，生不能阻。

明日，入場局試，生文不加點，頃刻而成，馬草草塗鴉而已。

試畢歸寓，即有一人傳主試命，索青蚨三百貫，許冠一軍。生怒曰：「無論客囊羞澀，不足以贖名譽，即使黃金滿屋，豈肯借拽神力，令文章短氣哉！」其人羞慚而退。馬躡其後，出囊中金予之。

案發，馬竟冠軍，而生忝然居殿。生歎曰：「文字無權，固不足惜，但失佳人而獲醜婦，奈何！」

亡何，主試者以次配合，命女之居殿者，贅生于家。生意必前所見凹面顰耳，齶唇歷齒者。及揭巾視之，黛色凝香，容光閃爍，即韶齒女郵也。生細詰之。曰：「妾家貧，賣珠補屋，日且不遑，而主試看，索妾重賂，許作案元，被妾叱之使去，因此懷嫌，綴名案尾。」生笑曰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使予以三百貫錢，列名高等，安得今夕與玉人相對耶？」女亦笑曰：「是非倒置，世態盡然。惟守其素者，終能邀福耳。」生大歎服。

翌日，就馬稱賀。馬形神沮喪，不作一詞。蓋所娶冠軍之女，即前所見抹巾障袖，而強作媚態者也。笑鞠其故。此女以千金獻主試，列名第一，而馬亦夤緣案首，故適得此寶。生笑曰：「邀重名而失厚實，此君自取，夫何尤？」馬鬱鬱不得意，居半載，浮海而歸。生篤於伉儷，竟家於海外，不復反矣。

鐸曰：「錢神弄人，是非顛倒。豈知造化弄人，更有顛倒錢神之柄哉！然此女出千金裝不吝，意氣故自不凡，即謂之嘉耦亦可。」

荊棘里

會稽周夢荃，襁褓中父客於粵，閩二十載，音問梗絕。周奉母命，往探父耗，水宿風餐，備極勞頓，行兩月餘，去粵界尚遠。忽歧道窺豁谷間，荊棘萬叢，迷天塞地。有衣冠者數輩，躑躅其中，刺足鉤衣，若不覺其苦。周攝衣欲入，見一老人曳杖而來，問客何往？周以尋父對。老人曰：「汝孝子也。宜走康莊，不宜入荊棘里。」周問：「若輩何為？」老人曰：「此輩平日名利熏心，趨熱路，走捷徑，自矜健步，故爾窺入荊棘，使彼一顛其趾。」問：「何不覺其苦？」曰：「世途上皆無形之荊棘，惟旁觀者見之，而入其中者不知也。」周曰：「翁何不發慈悲願，為若輩一剪除之。」老人笑曰：「荊棘里，舊有兩徑；吾已剪除一徑，為忠臣孝子往來之地。無如若輩捨正路而不由耳。」周詢其處，老人曰：「荊棘當前，回頭是路。」週一反顧，果見康莊大道，平坦如夷，遂遵道而行。兩旁竹木，秀野可愛。老人曰：「此王子罕孝順竹，張茂先交讓樹也。」至一渡，曰「義渡」，中泊一舟，曰「慈航」，縈繞者，皆源頭活水，而波瀾不起。老人挈周登舟達岸。

岸上樹廉石，鑄金碧大字，類蝌蚪書，周不能辨。老人曰：「俗傳菩提善岸，即儒家所謂道岸也。」

又行數里許，至一門，顏曰「不二門」。遙望之，平如砥，直如矢，左右絕無旁徑。老人曰：「汝由此而去，無卻步，無歧趨，勉強而行之，可終其身無荊棘矣！」遂去。

周由門而入，所履皆石徑，光可鑒影，而無纖毫滑澤。從容翔步，初不甚勞。忽峭壁當前，老樹纏藤，上參霄漢。周攀援而上，脫手墮如落雁。起視之，細草平坡，野花當路，又似別一境界。有負樵者，行吟而過。詢之，乃粵之西山背也。急入城，探父蹤跡，得之毗盧東院。蓋父客游飄泊，無顏歸里。相見，各述二十年事，抱持痛哭。粵人感周之孝，播傳里黨，恤以資斧而歸。

鐸曰：「康莊大道，即從荊棘中辟之。可知善惡兩途，相去不咫尺耳。危哉！」